



冬日登山

□杨骏

在第一千四百级石阶处
我缓下步子
轻轻歇息,等待
一阵山风吹过
吹走沉闷的情绪
做山与风之间
那个恰到好处的点缀

半山亭的檐角
挂着去年的松果
风来时,它们便低低相叩
像一串疏朗的风铃
串起我渐急的心跳
而一双沉重的腿
竟在此刻,蓦然轻了

走过一座石桥
青苔漫上栏边
阳光穿过林隙
穿过冬日灰蒙蒙的绒默
我看见故事的纹理
在桥面细细生长
那些努力向上的步履
都曾在此,获得过停顿和慰藉

山路盘转,一程有一程的相遇
一峰有一峰的气韵
当我终于登上山顶
我也站成了新的高度
整座山的脉搏在静静流转
在枯枝与苍翠之间
在停歇与行路之间

下山时,我带走了
三五片秋天遗落的枫叶
两段雪后枯瘦的梅枝
以及一声完整又清脆的
山雀的啼鸣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白沙镇的思念(歌词)

□何真宗

漫步白沙镇的街头,
吊脚楼又诉说着温柔。
一壶老酒,半生忧愁,
那是心中最美的守候。
江水悠悠,思绪飘流,
何时相逢在白沙码头。

闲坐白沙镇的茶楼,
古街巷还写着闪烁。
一杯清茶,二两月光,
那是梦里最亲的邂逅。
岁月悠悠,真情常有,
如今相逢在浪漫里头。

哦哦……
白沙镇里浪漫多,
美丽风景印心窝。
想你的心不停漂泊,
回忆如潮将我淹没。

哦哦……
白沙镇的爱如火,
温暖着每个角落。
哪怕时光匆匆流过,
对你思念永不褪色。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副主席)

家乡的彩龙船

□唐安永

好久没看到一场欢快热烈的彩龙船表演了,尤其是父亲扮演“艄公”的演出,让人回味无穷。

彩龙船作为一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的家乡一直传承至今。每逢元旦、春节及各种喜庆日,总是以它特有的魅力活跃在乡村舞台上,深受乡亲们喜欢。

父亲的彩龙船是用宽窄不一的金竹条做骨架,并用颜色不一的纸敷住船身,船头描着金龙,船尾缀着细棉线,船身两侧还贴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吉祥话语。成型的彩龙船,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光鲜亮丽,微风吹来,彩绸纸花荡漾出流动的色彩。彩龙船一般由6人或以上表演,父亲主演“艄公”。

家乡的场镇是沿着公路往前延伸的,在场镇的中心区有块空旷的晒谷场,乡里的各色民间活动都会在这儿热闹上演。只要是乡镇赶集,父亲就会从家里搬出他的彩龙船。当父亲高大的身影一出现,晒谷场上的乡亲们就像炸开了锅似的。只见父亲脸上戴着孙悟空的面具,身穿黑色对襟短褂,腰间系着红布带,棉绳扎紧裤管,脚下穿着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迈着虎虎生风的步子大步而来。

只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咚”的锣鼓声响起后,父亲大手一挥,彩龙船便顺着父亲的手势翩跹登场。只见龙头猛地昂起,不停地在空中左右摆动,接着又将龙头贴向地面,深情地亲吻着大地,紧接着又将龙头凑近乡亲,彩龙船在父亲的操控下活了过来似的。父亲的脚步踩得很快,如同蜻蜓点水一样,后面跟着的几个搭档,不慌不忙地稳稳托着船身,踩着鼓的节奏起落,起落之间皆与父亲契合,形同一人。

一阵精彩的彩龙船表演后,伴着祖辈传下来的调子声,父亲右手拿着大烟杆,左手往腰上一叉,摇头晃脑地扯开嗓子唱起来:“彩龙船儿两头尖,欢天喜地迎新年,风调雨顺笑开颜,幸福生活赛神仙。”父亲唱得满脸通红,脖子上的青筋凸起,额头的汗珠顺着脸颊直往下滚,粗犷又带着几分豁亮的嗓音,拂过场边的柳树,惊起枝丫间巢中的鸟儿扑扇着翅膀,和着父亲的腔调上下翻飞,飞过田野,飞过山川,飞过遥远的天际。

锣鼓的节拍随着调子渐渐地缓下来,父亲脚步也变得慢了。他和搭档将彩龙船稳稳地停在场地中央,对着场边的乡亲们拱手作揖。风轻轻地吹来,父亲额角的汗珠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着灿灿金光,和他彩龙船身上的金鳞交相辉映,让人眼眶发热。

其实,父亲灵动穿梭的彩龙船,从不止为博人一笑,他还借着乡里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村中事,诉说农家愿。

记得有一年,家乡遭受有史以来罕见的大旱,束手无策的乡亲们急得团团转。赶集日的彩龙船表演上,父亲不再唱那些喜庆、祥和的调子,而是借唱词来安慰鼓励乡亲们积极抗旱:“毒辣太阳似火烧,百姓心中不要焦,久旱必将有甘霖,人定胜天创奇迹。”表演结束后,乡亲们焦灼感一扫而空。

而今,家乡那块晒谷场上的喧嚣早已散去,父亲的腰杆渐渐佝偻,再也无法担当“艄公”这一重要角色。那艘彩龙船,依旧停在老屋的角落,依旧映着故乡的阳光;父亲简洁直白的唱词,依旧在晒谷场上回荡,一起刻进我的乡土魂里。

(作者系重庆市奉节县作协会员)

暖根

□王治刚

冬日晨起,父亲推开门,大地披上白衣。冷风吹在脸上,有些疼。妙的是,今日太阳竟罕见地露了脸。父亲沉默半晌,转身对我说:“走,跟我到后山挖树根去。”

父亲扛锄头,我提斧头,踩着雪,向后山进发。来到后山,去年秋天伐过的树留下黑褐色木桩,戴了顶白帽子,静静地立在那里,像是证明自己来过这世界一遭,一旦有机会还会在人间发光发热。父亲此行,就是来给它们机会的。

父亲选了最粗壮的那个,一锄下去,冻土豁开个小口子。父亲不停地挖,旁边一会儿就堆了一堆土。他的额头渗出汗珠,不时用毛巾擦拭。

我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冷的天才来挖?”父亲把锄头立在一旁,望着我:“平日不是下地就是外出挣钱,哪有闲工夫啊?”“挖树根来当柴烧,不如直接砍树枝,挖树根多累呀!”“树根可比树枝耐烧得多,今晚我们就把去年晾干的几个树根用来烤火。”

我似乎明白了父亲的心意,旁边松树上的积雪许是受了惊扰,簌簌滑落,在晨光中形成一道短暂瀑布。就在这阵雪雾里,一只松鼠轻盈地跃上枝头。它捧着松果,黑亮的眼睛机警地转动着。它定在树枝上,似乎并不怕我们,它一边窥探着我和父亲,一边从容地啃食着松子。当家园被冰雪覆盖,为了觅食,这小生灵不得不冒着严寒外出。

“发什么愣?”父亲的声音将我唤醒。土坑已深,庞大的根系终于缓缓显

露身影。粗的如手腕,细的如手指,它们盘结交错,像无数只抓紧大地的手。

我蹲下身,挥斧砍向侧根,每一下都震得手臂发麻,坚硬的根须只留浅浅一道缺口。父亲接过斧头,人与冻土宿根的最后较量,在寂静山林里拉开了序幕。“咔嚓——”断裂声沉闷而决绝。巨大的树桩终于挣脱大地,翻滚在雪地上,像个被俘的巨兽。父亲喘着粗气,脸上掠过一丝难以捕捉的笑意。

当晚,院子里燃起了篝火。父亲将去年挖的早已风干的树根放入火中,火焰先是怯生生地试探,几分钟后,火焰便裹满树根。这不是新柴那般跳跃喧哗的火,是沉得住气的燃烧,是历经冻土磨砺后的宽厚馈赠,篝火的温暖漫过周身。

火光映照围坐的人们,寒意火圈外止步,每个人的脸都被火光照得亮堂堂的。孩子们追逐嬉戏,影子在墙上欢快晃动。大人们捧着热茶,聊着陈年往事。不知谁哼起了老调,渐渐地,歌声汇成温暖的和声。

父亲很少说话,只是偶尔拨弄柴火,火光将他劳作的影子投在土墙上。看着墙角今天新挖的树根,我忽然懂了,树枝的火易逝,只有这深埋地下,与冻土搏斗过的老根,才能在最深寒夜给出最持久的温暖。

火焰静静燃烧,将光明和温暖馈赠给所有围坐的人。夜还长,寒还重,但这篝火暖人,足以抵过整个寒冬。

(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副主席)

外婆的尖尖鞋

□周作秀

每年春节过后,阿妈总要回娘家小住几日。我家距外婆家有40多里,在母亲的催促下,我们一大早就跋山涉水前往,直到午后方能抵达。

远远望见伫立门前的外婆,银发在风中轻扬,正朝我们频频招手。那一刻,脚底的水疱与疲惫瞬间消散,我们飞奔而去,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牵着她布满皱纹却无比温暖的手,走进那个满是烟火气的院落。

安顿下来,夜幕低垂。晚饭后,外婆和我们一起坐在灯下洗脚,我总是紧张又好奇地看着她缓缓卷起裤脚,一层层解开缠绕的蓝布,那动作轻柔得像在拆解一段尘封的岁月。一直以来,外婆那双精致小巧的尖尖鞋就令我好奇,那鞋尖如月牙轻翘,绣着淡雅的花纹,让我觉得是那样的遥远又神秘。

我仰头望着她,忍不住说:“外婆,我想穿你的尖尖鞋。”她笑着,温柔地点点头:“穿吧。”

于是我兴冲冲把脚伸进去,却怎么也塞不进那狭小的鞋膛——原来,那双鞋并不属于我,而是属于一个我无法真正理解的世界。

年少的我,那时也只顾着在油灯旁把玩着小巧的尖尖鞋,像个玩具,却不曾关注过外婆的那双脚。平时,她的脚一直都藏在裹脚布里,所以我从来没见过过外婆的脚。

读师范后的一个暑假,我独自去了外婆家,那时外婆已80多岁。那天下午,我和外婆坐在老屋的阶檐下闲聊,忽然鼓起勇气问:“外婆,我可以看看你的脚吗?”她没有迟疑,轻轻说:“你看吧。”脱下鞋,一圈圈褪下泛黄的裹脚布,一双变形的小脚缓缓展露在夏日的阳光里——前两趾紧紧相贴,另三趾蜷缩于掌心之下,像被岁月强行折叠的残叶。我心头一紧:“疼吗?”她平静地说:“现在不疼了。”可我知道,那不疼的背后,是大半生的隐忍与沉重的脚步。外婆一生未曾远行,每次来我家,都是由舅舅和大表哥用滑竿抬着,翻山越岭而来。

记忆中,村路上那些裹着小脚的老妇人,拄着拐杖,步履蹒跚,是孩童取笑的对象。我们跟在后面嬉喊:“老婆婆,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脱!”如今回想,字字如针,扎进内心深处。可那时不懂,那双走不快的脚,承载的不只是身体的重量,更是一个时代对女性无声的压迫与摧残。

所幸,母亲逃过了这命运的劫难。外婆曾告诉我,当年外公执意要给母亲缠足,说“大脚姑娘嫁不出去”。母亲缠了三天,哭得撕心裂肺。外婆终是心软,想起自己年少时锥心刺骨的痛,便再也不让女儿重蹈覆辙。外公后来虽有怨言,却也无奈作罢。母亲因此得以用一双自由的脚,走出村庄,走进新的生活。

外婆的尖尖鞋,是一生的隐痛,也是一生的沉默。她走不出那方院落,更走不到远方。可她的爱,越过山岭,抵达了我的童年。

那双尖尖鞋,静静躺在岁月深处,不只是旧俗的残影,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美不该以痛苦为代价。自由,才是生命最本真的姿态。

(作者单位:璧山丁家中学)

